

# 图书馆的变迁

□ 关立蓉

昨夜,我又梦见自己回到了故乡,回到了那条让我魂牵梦绕的石板街,我甚至听到了鞋子踏在石板街上清脆的回音;我甚至嗅到了小乐酒家那酒满虾仔的豆腐脑的香味。推开窗户,紫金山黛青色的山影隐隐若若,目光穿越层层叠叠的云层,寻找注满漂泊者灵魂的遥远而明亮的古城。

40年过去,我却依然记得人民南路上的图书馆的模样。小学四年级之后,这儿便是我最喜爱的地方。马路上满是熙熙攘攘的人群,清脆的自行车铃声不绝于耳,偶尔还有一辆马车、驴车姗姗而过。然而当拐进路东侧的这幢并不高大的楼房时,外界的如潮水般的喧嚣仿佛戛然而止,走过一扇对开的玻璃门,里面便是安静整洁的图书室了。其实那时候藏书不是很多,也就十来个书架,每个书架上大约有五六排书,但对于一个处在八十年代,精神文明并不十分繁荣的县城里的孩子们来说,这儿便是他们巨大的精神支柱了。中间的书架下方有一个长方形的小窗口,图书管理员就坐在那儿办理借书、还书手续。她是一个圆脸的、和蔼的退休教师,鼻梁上架一副老花眼镜。每当我来还书,她就透过镜片上方扫我一眼,然后笑眯眯地告诉我哪儿有小孩子爱看的书。我常常如获至宝地得到些诸如《绿野仙踪》、《洋葱头历险记》之类的童话书。回家后便躺在床上看得昏天黑地。从此,我的鼻梁上架起了一年年渐变渐厚的玻璃瓶,世界在我的眼里变得不清晰起来,但我的心却

被一本文书照亮了。

图书馆的北边就是县工人文化宫,文化宫二楼也有图书借阅处,管理员朱老师。那时朱老师还是个英俊的小伙子,我有时拿着妈妈的图书证去借书,总看到他不停地忙碌:整理书籍、修补损坏的页面,有一点空闲,他就坐在那儿专注地读书。我在下文中会写到,40年后的一天,我回到故乡,我又能见到他在图书室忙碌的身影。

图书馆搬到县城老百货公司后面的那条幽静的小巷时,我已经参加工作了,那时图书馆的功能也变得完善起来,一楼是借阅室,二楼增添了阅览室,而且晚上也对外开放。无数个凉风习习的夏夜,仰或月朗星稀的冬夜,阅览室明亮的灯光照亮了那条寂静的小巷,给了众多读者一个精神的乐园。我喜欢那儿的氛围,整齐的淡黄色桌椅,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地面,人们轻轻的挪椅声,交流读书感受的低语声……我是在那儿开始喜欢《读者》、《青年文摘》之类杂志的,那些充满哲理的,短小精悍的文章常常让我对人生有了一种醍醐灌顶般的领悟。当我独自穿过小巷回家,望着深邃的夜空,我的内心为今天的新的领悟而感动。我还在那里自学了《高等数学》等课程,得到了同来夜读的老师的无私帮助,我的高等数学在自学考试上得到了89分的好成绩并被评为县优秀自考毕业生。二十多年过去了,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我最爱的临窗座位,依然清晰地记得那条小巷的每一个细微的声响。

上世纪末,图书馆又迁至陵园路。

幽静的陵园小径的两旁,一棵棵挺拔的雪松虬劲的枝干,宛转腾挪而上。鸟儿婉转的鸣叫悦耳动听,微风吹过,树叶纷飞。在冬日的下午,在洒满阳光的阅览室读书,不由心生感慨:人生之乐,夫复何求?

今年4月,我回故乡参加一个读书交流活动。正好契机和友人相约去城东新落成的图书馆,去领略一座现代建筑的卓越风采。

远远地,我站在公路边上,我就被气势雄伟的文化中心建筑群所震撼,蓝天白云之下,浩大的中心广场开阔雄伟,让人心生一股豪迈之气。图书馆位于建筑群中间位置,踏阶而上,又有一个巨大的圆形平台,站在平台上,极目远眺,远处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,树木葱茏,河水蜿蜒穿行其间,在太阳的照耀下反射出夺目的光芒。步入读者大厅,眼前又是豁然开朗,巨大的落地窗下,摆放着10余个鹅黄色的沙发,有不少书迷拿着书本在安静地阅读;也有读者手持一书,眼望窗外,若有所思,或许正在做深入的思考,或许正在享受不出城郭而有山林之乐,身居闹市而得临泉之致的一份优雅和舒心;智能化自助办证机前,有读者正在办理读者证,老人在办证时遇到麻烦,总有年轻人热心相助。

在2楼的借阅厅,靠着墙壁是一排排崭新的褐色书架,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书籍上,落下斑驳的投影。雪白的墙壁、线条简流畅的照明灯具、一排排颜色素雅配备电源的桌椅、走廊的尽头还有

一圈深红色和褐色相间的圆形沙发。在这样和谐舒展又极具美感色彩的环境中,制造出一个安静又亲切的文化氛围。一个少年正在从书本上做摘抄,隽秀的字迹,如汨汨泉水在手下流淌,也许一个文学的梦想正在从少年的心里冉冉升起。

在报刊阅览区,我翻阅新出炉的,有着油墨清香的报刊杂志。前台,有一位两鬓斑白的工作人员,正埋头整理报刊,装订成册。在他抬头的一瞬间,我惊讶地发现,他就是40年前,在县工人文化宫做图书管理工作的朱老师,40年时光悠悠,他还在专注地做同样的工作!我没有去打搅他,40年前,我只是个扎着两个小辫子的黄毛小丫头——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读者,也许他对我没有印记,但是他对工作的一丝不苟和读书时专注的神态,在我心里留下深刻的痕迹。这份执着,便是我们欣赏的工匠精神吧。

新落成的图书馆还有少儿教育区、亲子绘本馆、智能化功能厅……因为下午还有活动,只能驻足短暂停留,但每到一个个场馆,无不让我为它的人文情怀和现代化的设备而惊叹。

离开图书馆,我又忍不住回望,这样一个优秀的建筑代表着一个城市的文化水平艺术修养,它是文化艺术科学三者共同孕育的结晶,是凝固的诗和音乐,在建筑和读者之间产生如此深厚的亲和力。

忽听得一阵清脆的鸟鸣声,抬头仰望苍穹,一只飞鸟呼啸着掠过蔚蓝的天空,朝远方翱翔而去。

## 恭贺余老校长九十大寿 并谢诗海教诲大恩

□ 樊泽兵

师恩如海 殿巍 巍  
晨露园英 沐旭 晖  
正道放歌 日月 暖  
珠帘绘彩 鸢霞 飞  
开轩远眺 双轮 健  
伏案近学 一骥 追  
韵雅德高 福寿 永  
百年再举 李桃 杯

## 贺余殿先生九十寿诞

□ 周建荣

二十年前 幸识 君  
亦步亦趋 学新 韵  
虽无自得 惊人 句  
时有暗喜 小微 进  
先生教诲 常铭 心  
后辈笃学 享福 荫  
今日欢聚 齐贺 寿  
恭祝身健 佳作 频

## 我的如东

□ 素描时光

说大也大  
我至今都不懂  
她到底有几种方言

说小也小  
走到哪里  
一抬头就能看见我熟悉的笑脸

她的目光已越过一座大桥  
到了海的那边

可我  
绕来绕去  
却走不出一只风车的长翼

那些青石板铺就的街巷里

哪个角落都藏着我不懂的记忆

那泊靠在宁静的港湾里的

是一座旧城

新的梦想

## 心事

□ 许金梅

坐在抹茶色的爬爬凳儿上  
我想着心事

抬眼处落叶仍在纷飞  
一片又一片黄  
晃着我的眼

推拉门的卡槽,不知怎的就是对不上位  
这前世恋人,今世仇人

黄了、黄了~

再也关不上的门,对不上的情

## 城市里,高楼如山

□ 戴其陈

一下汽车,城市里的高楼  
如同山峰,迎面压来  
气势巍巍,惊目惶惶

阳光下,叠聚的窗  
闪着鳞片,高高矮矮的  
楼顶,宛如绵延的山脉  
伸向远方

走上红灯酒绿的街道  
置身于钢筋水泥  
堆叠的峡谷  
滚滚车流,如蚁人群  
纷纷奔向不同的山岭  
各自生存的空间

玻璃峭壁,金属悬崖  
断涧横梁,危如巨锤  
拥挤的峡谷,拖着长长的  
阴影绵绵的尘埃,肩挑背扛  
恍惚,叙事的银幕  
纷乱的鞋,踩着响鼓  
由小而大,奔涌而来

一座城市,摩天的高峰越高  
风是风,火是火的脚步  
将会更急

## 荒芜的芦苇

□ 顾文俊

方圆几里不会再有第二片一样繁盛的芦苇了——人们叫它苇地。曾经有过的同样的繁盛留给了过去。多少年过去后,不管这片芦苇是否还在,繁盛留在了今天。

五年以前,这片地还是被一个叫铁子的人管理着,没有太多的原因,因为这里只有一片苇地,只有他一个人会编苇席。许多年,一直是他。在每一个秋天,把长高的芦苇收割。那些高高的呈捆的芦苇被他背回家,在他的背上,长长的横着,那时,我看到他本来矮小的身躯更加矮小,渐渐地消失在那一片农舍中。

在他的手里,那些长长的苇杆被割开。割成苇篾。一年的日子,他一直在不停的编着,我不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编法。但我知道,他那双粗糙的布满裂痕的手编出的,是一块快有着错落的花纹和鲜亮光泽的席子。

端午,在这里端午的粽子是自家做的。包粽子用的苇叶,不管是新的,还是去年的旧的,都是从他那片地里摘来的。几年以前,我的妻子也在那里摘过苇叶。那时芦苇长得还矮,我们把最上面的五六片叶子留下,只摘下面的。别人也一样,一个端午后,那片芦苇变得头重脚轻了。

我曾经折一些苇杆做哨子,用一种单一的呜呜的声音吹上一阵,觉得没

意思了就扔掉,我又不甘心地把掉最上面长着的还卷在一起的叶子来吹,一种稍动听一点的声音响过一阵后又丢弃了。

苇叶长在那片从海堤边向下延伸的坡地上,它收留过一些路人的眼光,丢失过一些叶子,也受过一些来自幼年的我和像我一样顽皮的孩子的破坏,更多的时候,它同那些树木一样,孤零零地长在野地里,同风雨对话,听飞过或栖息的鸟的歌唱。但是,它已经走进铁子的生活。

一直到现在,我只记得铁子姓韩,我只记得他终日和芦苇子打交道,我只记得我家父母曾经用过他编的席、簸箕,我只记得……他很矮很瘦,一个人生活,几间黑暗的老屋,这就是我所了解的。

前年,听说他死了。没有亲人,他无牵无挂地去了,同样无人牵挂他,直到现在,我再也没有听到有人谈论到他了。

这样的苇地,没有人再收割,在那个秋天和冬天里留在了地上,倒下去。留下一种荒芜的样子,那种横七竖八的芦苇子的枯黄的杆和叶子。

苇地现在没有人再管了,他们已经在铁子死后离开了他的生活了。和那些荒地一样,没有人管了,任由芦苇子怎样生长,只有一些草,同样在这个夏天,依然满眼绿色,绿色是另一种荒芜。夏天尽了是

秋天,到那时,如果没有人再去编席,又一层不被人收割的芦苇子会再留给那一片土地。

每一年的粽子依旧还会做,可是席子已经没有人再编了,年复一年,那片芦苇子永远地归属它们自己了。



## 以树的名义

### ——我的拼茶印象

□ 顾新红

拼茶,这个名字独特的地方,很久以来,一直离我很是遥远,遥远如同“拼”这个带着木旁的字,冷僻、陌生,不知其意,却不愿去仔细查究。

第一次到拼茶,是20多年前,我作为如东县语文青年教师研修组的一员,到拼茶小学参加一个活动。一行人,一大早挤在一辆破旧的面包车上,一路向西、向北,摇晃、颠簸,从天蒙蒙亮到日上三竿,从上车时的激动兴奋,到下车时的疲累无语,对拼茶的感觉就是一个字:“远!”当面包车终于拐进一条街道,在狭窄的巷子里被赶早市和送孩子的行人、车辆堵得无处前行时,才知道拼茶小学快到了。我们下车,路过一段拥挤的街道,然后折向北,在巷子尽头找到了目的地。对当时的学校,听课的内容早已记不清了。只是记得,学校后面有一条大河,河水宽阔,波光粼粼,有往来的船只在河面缓缓穿行,有船工号子清亮、高亢,似穿透密密的层林,飘渺而至,近在耳畔又远在天边。我感觉那号子声里有股挣扎的力量从看不见的地方传来,让一颗年轻的心产生莫名的感动。

后来,好多年都难得去拼茶,因为它的遥远和陌生。偶尔去参加拼茶,也只是去匆匆。对于它的印象,仅仅停留在王二小窑汤,一柱楼烧饼,菠菜烧素鸡等美食之上,对于拼茶的历史文化,古镇老街,并没

有用心探访。不过,味觉是一种神奇的体验,那些味蕾上的碰撞、刺激、熨帖,是能够唤醒一些沉睡的愿望和情感的。道道美食仿佛百年之前老街上招展的幡旗,招揽着八方客人,吸引过客停驻匆匆的脚步。忽然觉得,那曾经踏过的老街是一架被遗忘的旧琴,只需有缘人轻轻弹拨,那些经年的音符和韵律都会流淌出来,冷冷作响。我或许可以做一回古镇的知音。

直到去年,我作为一名市人大代表,受县委宣传部委派,前往拼茶镇进行文明单位验收,才有幸、有缘真正地走近那个曾经遥远的地方。我走进机关单位,信步老街古巷,用脚步测量它的厚度、长度,用耳朵聆听它的前世今生,用心感受一座千年古镇的蓬勃与律动,才渐渐懂得,“拼茶”以树命名,如千年古树般苍翠长青,亭亭如盖。

拼茶,曾以树的名义存在。时西周,扶海古洲,盐碱地,荒蛮滩,却“生”茶树、茶树各一,干高逾丈,冠大如盖”,叫人难以置信的背后莫非是神的意志,是上苍的安排,是天地间神秘的力量在缔造一个传奇的由来?于是,渔人回家有了一个方向,过客歇脚有了荫蔽,继而设摊易货,搭棚为居,营井为市,荒滩成了家园,成了市井,成了生命的繁衍栖居地。从此,拼茶以树的姿态,站成一盏灯塔,一座丰碑,一道风景,一座小城的模样,穿越千年,风华依旧,华

盖亭亭。任潮起潮落,风来风往,拼茶且歌且舞,苍翠盎然。

拼茶,曾以树的姿态坚守。从沉睡大海中的一片土地,到聚沙成陆;从不毛之地到繁华小镇,从滨海煮盐之地到苏东古盐都;从扶海一隅到国家历史文化名镇……拼茶,以树的姿态坚守着,见证着。它听见过衣襟褰,力无穷的先烈们驭浪捕鱼、广劈草莱时的声声号子,那号子声里的粗犷雄浑,无惧无畏曾一次次唤醒这片沉睡的寂寞的土地;它看到过古盐场海水沸腾、烟雾缭绕的壮观,盐民们用苦涩的海水和汗水煎熬成如玉的盐砂,烟火升腾里,一方土地在苏醒,在焕发,在延展;它看到过一柱楼里流出的鲜血染红了整条街,那条石上至今还伤痕累累、血泪斑斑,只是坚挺如初,坦荡如初;它听到过寿圣寺的晨钟暮鼓,启秀巷的朗朗书声,来与往、生与死、兴与衰从来都是风轻云淡,雁过留痕罢了;它亦曾看到端着枪的人闯进大街小巷,听到枪炮隆隆,战火曾灼痛它的肌肤、骨肉和眼睛;它亦看到推土机来过,大吊车来过,各种汽车、船只穿行而过,喧嚣和嘈杂里,老房子坍塌了,新楼房长高了,它只是默默坚守,静静悦纳。拼茶,以千年古树沉稳、睿智的姿态坚守,铭记沧桑往事,见证革新换貌。

拼茶,正以树的信念生长。拼茶是那

扎根海堤的大树,任潮起潮落,任岁月枯荣,它只有一个信念:生长。它从未忘记深扎根,扎根千年的历史,扎根古老的文化,扎根劈我草莱、勇立潮头的精神源头,扎根围海造田、煮海围盐的生命丹田。从80公顷的古城出发,在众多的古巷、古井、古庙、古桥、古宅之下,把根须伸向更远的村庄,更深的水脉。从古运河汲取生命的乳液,焕生龙舟竞发的活力;从范公堤挖掘潜藏的力量,延展奔腾的气息;从良臣巷携一股清风,擦亮徐氏宗祠门扉上赫然的字迹,诸如“不屈”“知耻”……它从未忘记广长冠,把它古朴而青翠的枝叶伸展在新时代的阳光下,尽情地生长、开花、结果。一朵叫“精致教育”的奇葩,从运河边的中小学堂飘出,香飘万里;一篮叫“十味拼茶”的果实,鲜香美味,沁人心脾,叫人垂涎;一座现代化小镇是才露尖尖角的小荷,清新、耀眼;一场百舸争流、百花竞放的盛事正上演着今日的繁华;一个顶天立地、广袤无垠的成长梦想还在延续……信念在,梦就在!

拼茶,那长在古韵南沙岸口的古树,正在生命的年轮里镌刻着时代的烙印,正在新世纪的阳光下蓬勃舒展。而我,愿在这棵大树下稍作休憩,看新芽初绽,听叶从窃窃私语,确认我是那个有缘的过客,是古镇的知音。